

在2025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我们采访了包括乔叶、鲁敏、阿舍、石一枫在内的几位70后代表作家，希望通过他们的分享，为今天的读者解开关于阅读的困惑。

第十二届读友读品节代言人话阅读

阿舍 | 蔡崇达 | 鲁敏 | 乔叶 | 石一枫 | 王计兵

鲁敏：通过“赛马机制”选出最中意的书

■受访人：鲁敏（作家） □采访人：张中江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



商报曾多次邀约作家鲁敏推荐图书，每次她都欣然应允并且认真讲解或者录制视频。这次在回答“最近一年阅读印象深刻的书”这个问题时，鲁敏给出了几张豆瓣的截图。那都是她觉得读后印象深刻、值得推荐的书，包括福克纳的《野棕榈》、伊莎贝尔·阿连德的《维奥莱塔：一个女人的一生》、托宾的《长岛》、安妮·埃尔诺的《迷失》、亚历山德罗·巴里科的《一个人消失在世上》，以及托马斯·伯恩哈德的《沉落者》和《伐木：一场情感波澜》等。

□你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，读的是哪些书？

■我一直看重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。当时我还在邮局做营业员，偷偷放在抽屉里，没什么顾客时就看一下。记得我当时还做了一些笔记，带着激动而叹服的心情。后来那些笔记已遍寻不见，但那得遇良师、拨雾见光的心境一直记忆犹新。这本书与我后来的写作没有“业务上”的关系。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一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愿意与之发生亲密联系的，是美与艺术。其余，皆可忽略或次之。很多年后，再次把《艺术哲学》找出来重读，悲哀地发现，阅读的感觉已经全然变了。

□现在你日常的阅读习惯和时间是怎样的？

■我看书有一个习惯：几本书同时开始。餐桌搁两本，床头、沙发各有几本，卫生间则是新到的杂志。虽便于取阅，也暴露出我不够专致的态度。但这样几条跑道并行的方式，确乎也会有效甄选出最中意的“那本书”或“那个人”。这样会形成一个自我的图书竞争机制。你会很快在几本书的同时阅读当中，发现哪本书能胜出。我搞了一个像自我阅读的“赛马”机制，然后会觉得有一本特别好，会把它完整地阅读。其他几本跟它同时开始读的书，可能就是泛读或者说简单读一下。

读物的选择上，我喜欢“追读”同一个写作者，建立了信任和期望，比如像冯内古特、桑顿·怀尔德、斯坦贝克、麦克尤恩、马洛伊·山多尔等等，有中文译本或新作，要跟读。一些非小说类的书也是这样，去年把北大罗新教授、社科院

□可否介绍一下在你写作之初，当时阅读的是哪些作品？

■那时候很小，读书也很有限。早期也没有阅读什么经典，会读一些期刊报纸，看报纸的副刊。于我当时的认知而言，报纸副刊的文学性还很强的，我还投过稿。我最早读到的名著系列，应该是哥哥姐姐他们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大卫·科波菲尔”。

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十八九岁时读的《简·爱》。虽然国度不一样、背景不一样，但我觉得心理层面的共振还是很像的。就是那种很强烈的自尊情绪和需求，让我觉得经典的魅力就在于此：无论在多么遥远的地方都能得到回响。

现在回头看我那时的写作，比如像期刊风格，报纸副刊风格，与读者之间的贴近感，以及自我表达的欲望，是对我早些年阅读经验的综合呈现。

□你到了河南文学院之后，阅读是怎样一种状况呢？

■之前还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个作家，到了河南文学院之后，开始有了作家意识。整天跟李佩甫、张宇、李洱等老师们在一起，听他们侃侃而谈。我会留心他们讨论的内容，默默记下来，然后买来看。后来，陆续读地读博尔赫斯、卡夫卡以及一些俄罗斯人的经典作家。他们阅读世界文学的水准相当高，我受益匪浅。他们也很愿意教我，非常感谢他们。

□国内作家的作品，你阅读并且受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？

■我觉得自己是受到很多国内作家的综合影响。我们河南本土作家李佩甫老师，对我影响挺大的。他一直深植于中原这片土地，他早期的中短篇我看的时候很受震撼。他有一个中篇小说叫《黑蜻蜓》，写得非常深刻和深情，我每次看都会哭。当时我看意识到，哦，原来亲人作为一个文学资源是可以这样写的。

像田中禾老师、张宇老师都有很好的乡土文学作品，我从他们那学到很多。包括更往前的李准，他早期的《李双双小传》，语言功底太好了。就是那种特别民间的，活生生的鲜灵灵的那种气息。我觉得真的会影响我以后的语言取向。民间就是一个语言的大宝库，就是生生不息的，像泉水一样的，可以注入到写作中。

施爱东的书都找来读了一遍，学者的书对写作也很有启发。还有像福克纳，他的书没有读完，会慢慢补，去年就是补了《野棕榈》，特别好，庆幸以前没读过。

关于阅读时间，晚上睡觉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时间，因为比较安静也比较专心。然后就是中午的休息时段，那个时候一般会读一些短的、最近比较关注的文章，或者一些动态的阅读。晚上的阅读则是一本书连续、完整地读，读厚书。

□在忙碌的工作和创作中，你是如何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的，比如过去常说的“三上”这样的时间？

■因为经常会出差，我很介意要利用好出差的时间。我觉得适合旅途之书，要轻薄不重，得合适带，品质又要足够好，打个比喻，大抵相当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那个程度。要有魅力，足够抗干扰抗疲劳；当然也要符合我的口味，值得我大老远地背来背去。

按照这些标准，我会比较推荐格雷厄姆·格林的《一支出卖的枪》（傅惟慈译本）、罗曼·加里的《来日方长》、埃特加·凯雷特的《突然，响起一阵敲门声》、吉姆·克雷斯的《死》、尤瑟纳尔的《哈德良回忆录》、唐代笔记《酉阳杂俎》、亨利·詹姆斯的《阿彭斯文稿》、巴尔提斯·阿蒂拉的《宁静海》、伯恩哈德·施林克的《周末》、迪迪埃·德库安的《遛鸟女》、阿尔韦特·桑切斯·皮尼奥尔的《冷皮》、E.L. 多克特罗的《拉格泰姆时代》、伊斯梅尔·卡达莱的《谁带回了杜伦迪娜》等

乔叶：我百分之九十九读的都是纸质书

■受访人：乔叶（作家） □采访人：张中江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

作家乔叶接受商报采访的这几天，正在河南老家做巡回新书分享。每到一处，观众都是满满当当，甚至有个别场次学生近2000人，家乡人民对文学和作家的热情可见一斑。2023年，一部跑村、泡村写就的《宝水》，为乔叶带来了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——茅盾文学奖。乔叶的创作成长之路，在70年代生人的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。创作至今，其作品与中原大地、与乡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此次采访，乔叶分享了她的阅读经验、创作经历和体悟，希望可以给今天的写作者和读者朋友一些启发。



再比如像李洱老师，我一直觉得他是知识分子写作。但有一次他对我讲，他说我也有乡土文学作品啊，就是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。我后来想想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但他的写法是很先锋的，现代性很强的智性写作。他那种控调埋得很深，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之外。我觉得他就是一面镜子，原来有这样的写作方法。

看到某些前辈的作品，强烈的风格，我会觉得这种差异化的存在，对我确认自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□写作《宝水》的过程中，你除了跑村、泡村的实践，还阅读了很多关于乡土中国的学术著作，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？

■写《宝水》之前，我确实做了一些学术阅读的准备。包括费孝通先生的，还有当代的温铁军、贺雪峰他们做的田野调查等作品，我觉得都挺好的，但这些都并不能直接进入小说，或者说它们是以一种特别隐蔽的方式进入小说。它们的作用就像写作中的钙、像骨头，那种细节、人物、情感、语言，都像是写作的血肉。我们看见的是血肉，但实际上骨骼是更深层次的，思想性的东西。

□你现在主要阅读的是哪些作品？

■主要以经典作品为主，大多数是重读。为什么要重读这些作品呢？好作品值得一读再读，常读常新。

近段时间我重读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日瓦戈医生》《包法利夫人》还有《空山横》。重读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是因为格非老师的推荐。另外，《包法利夫人》是我特别喜欢的书。我买了不

等。我专门写过一篇“轻薄、有魅力，适合旅途看的书”小文章，读者有兴趣可以去找找。

我不太习惯带电子阅读器，我还是喜欢抓两本书带在身上，可能跟我这一代人的阅读习惯也有关。

□最近一年读过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书？

■最近一年我觉得不错的书，会到豆瓣上去做标注。一般都是新近翻译引进的世界各国当代作家的作品。我比较喜欢关注与我处在同一个时代的，不同语种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写作背景的作家。我觉得这样有助于让我了解不同的写作阶段“他者”的书写，目前是怎样的样貌和进程，这也会有利于拓展或对照当代中国的汉语写作。

这里面我想推荐伊莎贝尔·阿连德。我其实是很早以前读她的。她被誉为“穿裙子的马尔克斯”，是在南美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女作家。

早年我看她的《幽灵之家》就印象特别深刻，后来很多年没有再读。这次再读阿连德，还是非常有感触。你能够看到一个女作家在其盛年期和晚期的创作中，对于人物和时间的关系，处理得非常好，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和个人色彩。写作者就应当像阿连德这样，对得起她所经过的每一段磨难。《维奥莱塔》好像在国内同行当中的影响不是特别大，我还是挺愿意推荐这本书的。

还想推荐意大利作家巴里科的《一个人消失在世上》。还有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的《沉落者》和《伐木》，都非常好。这些作品，对于长篇幅文体的处理和意象的塑造，与当下中文汉语写作有非常大的差异和不同。读这些作品，有助于扩展我们当下写作的维度，或者说差异性个性化。

□你今年的创作和出版计划是否方便透露？目前正在写的是怎样的作品？

■今年六七月份应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一个小说集，叫《不可能死去的人》，是我最近几年中短篇小说的作品集。是我人到中年之后，也可以说是“初老”写作阶段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，这是我和时间共同写作的一本书。目前正在写一个长篇，还在进行当中，内容还是当代题材的，我愿意直面和处理我周围和此时的世界。

在今年春晚上，有一位当代诗人不仅登场，并且还久违的王菲报幕。这种万众瞩目的大众节目上亮相，在诗人乃至整个文学界也不多见。这个高光时刻的主人公，就是被称为“外卖诗人”的王计兵。因为送外卖他为更多人熟知，但诗人才是其底色。对于自己身处的热潮，王计兵保持着清醒的认识，他相信这种高光会逐渐褪去。自己现在被一个巨大的浪推起来。“当浪潮回落，我仍然是大海里的一滴水。我和大家一样。我就是个文学爱好者。”



□请谈谈阅读，对你写作的意义是什么？

■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喜欢阅读，是为了什么？很多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。我总感觉，阅读是我的一种爱好，爱好产生力量。人的一生，一定要有一个爱好作为支撑。这样的话过日子才能有劲，心里有根。

就像前段时间我在兰州，想去看黄河。我问了很多人，他们给我指的路线非常远。我感觉路线应该很近。我就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们给我指的路线和我心目中的不一样？他们说我们告诉你的就是最美的地方，说黄河哪里哪里有什么景点。

我突然感觉到，我喜欢文学可能跟我喜欢黄河一样。我喜欢的是河流本身，而不是它附近的风景。

你喜欢得越久，越会感觉到文字的力量，的确是这样。它会让你日常生活中过得更踏实，它会修正你的日常行为。甚至说我总感觉得文学是一种滋养人类最好的方式，它会让你心态逐渐趋于平和。如果让我形容和文学的关系，文学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。它不给我改变什么，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。

□今天的社会，信息传播非常丰富，读书还有怎样独特的价值？

■喜欢读书，可能是时代和我的双向选择吧。我喜欢读书的时候，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。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些多媒体的出现，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干扰，我们的爱好非常专一。

一路走来，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丰富，渠道也比较宽广。但是我仍然喜欢读书，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。确实现在的生活比较璀璨，多姿多彩，五彩缤纷，特别夺目。但是我感觉，读书是我们生活中的光。文学，文字才是我永恒的星辰。只要我们愿意多走几步，走进真正的大地，仰头看见的仍然是熠熠生辉的光芒。书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感觉，它永恒。

□3月通常都是纪念诗人海子的日子，他的诗歌对你有怎样的影响？

■绝大多数写作者都对海子怀有深深的感情。包括他的名言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是很多人内心中最浪漫的那部分。

他形成了一种方向感，仿佛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就能遇到诗歌，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。还有他写了很多诗歌，情感浓郁的诗歌。读他的诗我建议还是尽量分开读，一次读多了，容易醉。

我曾经对他的诗歌特别沉迷，也读他的《姐姐》。也因为他的诗歌，我知道了德令哈。现在想起他生命的短暂，还是非常悲伤。这么才华横溢的人，有一万种想法，有无数种想法都是可以生的，他为什么选择死？想到这些，还是让人非常伤心。

当然，他作为我们诗歌的一面旗帜，还需要我们继续把这面旗帜扛一扛。

□关于AI和诗歌的关系，今年的讨论尤其火热，想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新生事物？

■这两年AI的兴起，让很多人产生一种焦虑。特别是一些初次写作的朋友。我感觉其实大可不必。我一直坚持认为，所有的科技都是为了辅佐我们产生的，它只会让我们走得更远，甚至让我们学得更多。

目前的AI，还没有给我们人工写作带来更大的冲击。因为只要有写作经验的人，都能区分人工写作和智能写作。当然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，大数据不断收集整理，可能也会带有个人情感，赋予不同的特质。就这一点来说，可能也是对我们自我提高的一种挑战。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，我们喜欢文字写作，是喜欢这件事情的本身，而不是它附加的一种成分。

可能我说了大家会感到惊讶，现在我写作经常与AI联手。特别是我写散文之后，我写出了大量散文。比如这篇散文1万字，我是用语音写作，语音转换成文字之后，它里面会有很多同音、象形、偏差性的错误，包括文字的排列，我都会交给AI做初步的整理。

但是有一条提醒大家，比如我交给它1万字，它整理还给我9000字已经是阿弥陀佛了，常常是还给我8000字，让我特别着急。它会把你强调的语句剔除。

它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便利，带来更恰当的文档排列。我一般会下达这三个指令。你帮我整理下面这篇文章的文字排列、文字错误、标点符号。让它归档后还给我，我再进行二次整理。这部分是我在写作整稿时间最浪费时间的，AI恰恰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AI要是伸出手来，我想与它握手。爱好产生力量。既然我们喜欢写作这件事情，所有的冲击对我们来说应该都不是问题。我对此保持乐观的态度。

□你今年的出版计划是怎样的？

■今年我不否认，借助春晚的光芒，应该是我最高光的时刻。但我相信这种高光会逐渐褪去，因为我现在被一个巨大的浪推起来。当浪潮回落，我仍然是大海里的一滴水，我和大家一样，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

但是当然，也是借助这束光芒，我今年的出版也会被推上一个高峰。我想和这个事情产生一个同频共振，也是为了给自己做一个说明。1月份，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已经出版。8月份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我母亲名叫包成珍》也会出版发行。另外还有一本诗集，可以提前给大家透露下，《你不知道我多爱这人间》，这是我的又一本新诗集。

我想用扎扎实实的写作告诉大家，尽管我是一滴水，但是对我的人生来说，我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。

王计兵：我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

■受访人：王计兵（作家） □采访人：张中江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）